

迎春花

■徐小芬

## 暖意包裹的春节

小时候过年,最期盼的是去绍兴的姑丈家。但姑丈是什么亲戚,小时候是弄不清楚的,如今才知道应该是外公那边的远亲。然而这血脉里淡淡的牵连,却撑起了我整个童年最鲜活的年味记忆。

姑丈是位老师,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儒雅气。记忆里的他,衣着干净斯文,熨帖得特别垂顺,眉眼间带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温和与沉静。

他家是南方特有的四合院,青瓦灰墙,木窗朱门,藏在绍兴纵横交错的水网之间。印象里,院落四周皆是小桥流水,青石板路蜿蜒曲折,桥下河水潺潺,载着乌篷船缓缓划过——那是刻在骨子里的绍兴水乡模样。

小时候总盼着去他家,除去水乡的景致动人,更藏着一个小丫头的心思:于我们这些自小在乡下长大的孩子而言,姑丈家的一切,都透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时尚”,放在现在,便是满满的“仪式感”。其中,有三个片段,如同被时光妥帖珍藏的老照片,即便岁月流转,依旧清晰如初。

第一个,是姑丈给的红包。那会儿的一元人民币,是热烈的中国红,自带几分喜庆。姑丈总格外用心,每到春节前,都会特意去银行兑换一沓全新的、连号的一元纸币,小心翼翼地装进素雅的红包壳里,分给我们这些孩子。我至今记得第一次收到那红包的模样:指尖触到纸币的瞬间,是崭新的挺括与细腻,拆开来看,一张张纸币的号码整齐相连,没有一丝褶皱。那一刻,我才真正读懂“压岁钱”的分量——那不是简单的一块钱,是姑丈藏在细节里的温柔,是被郑重对待的欢喜,是“压”着岁月期许、“藏”着新春祝福的心意,沉甸甸、暖乎乎的。

有一年春节,姑丈没有给我们红包,反倒准备了更贴心的礼物——我和姐姐,每人一副手套。一副浅棕色,另一副深棕色,材质厚实得很,摸上去绒感十足。只是那时我们年纪太小,手掌小小的,而那副手套的尺寸却实在大了些,且是不分指的样式,我们的小手伸进去,空荡荡的,怎么也戴不贴合,更别说用来御寒了。即便如此,我们也舍不得戴,小心翼翼地收在抽屉最深处,当作珍贵的宝贝珍藏起来。一晃数十年过去,如今我已为人母,今年冬天,儿子吵着说手冷,我翻遍了抽屉,竟真的找出了那两副手套。只是时光未改手套的模样,儿子的小手,依旧嫌它太大。

第三个刻在记忆里的片段,是过年的合照。姑丈有一台老式相机,黑色的机身,带着几分厚重,在那个拍照还是件极其稀罕事的年代,那台相机,便是我们最新奇的玩具。每到春节,姑丈总会拿着相机,陪着我们拍各种各样的照片,快门按下的瞬间,定格了无数欢声笑语。我们这群孩子,新奇又兴奋,拉着表姐姐妹们挤在一起拍,挽着外婆的胳膊拍,拽着父亲的衣角拍,恨不得把每个热闹的瞬间,都装进相机里。其中有一张合照,至今还放在家里的老影集里:我们几个女眷,乖乖地坐在院中的长板凳上,眉眼弯弯,笑容青涩,而父亲因为个子高大,站在我们身后,镜头没能装下他的全貌,硬生生“削”去了大半个脑袋,只留下宽厚的肩膀,守护着身前的我们。照片里的我,穿着一身崭新的衣服,只是尺寸依旧大了些——那会儿母亲总想着省钱,给我买衣服总爱买大一号,想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能多穿几年。

还有件趣事,至今想来,仍觉得好笑又神奇。有一年春节,依旧是在姑丈家,一家人围坐在厅堂里吃团圆饭。我吃到一半,无意间抬头扫了一眼天花板,竟清晰地看到,一条粗壮的蛇,正慢悠悠地从屋顶的这一头,蜿蜒穿行到另一头,鳞片在灯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我当时吓得浑身一僵,嘴巴张得大大的,却愣是没敢叫出声来,只是死死地盯着它,假装镇定,直到看着它慢悠悠地钻进屋顶的缝隙里,消失不见,才悄悄松了口气。后来再回想这件事,我总忍不住疑惑:绍兴的冬天,寒意十足,蛇本该躲在洞里冬眠,怎么会出现在屋顶上?又暗自庆幸,还好当时没吱声,若是惊到了大家,扰了这团圆饭的暖意,反倒得不偿失了。

往后的岁月里,我们便很少再去姑丈家了。母亲总说,我们渐渐长大了,不再是当年的小丫头片子,总这般上门凑热闹,反倒显得难为情。就这样,岁月流转,往来渐疏,那些关于姑丈家的记忆,似乎被时光蒙上了一层薄纱,变得越来越淡,却又在心底深处,变得越来越浓。如今,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年代剧,镜头里出现相似的四合院、相似的年味,总会不自觉地代入,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那个藏着温柔与欢喜的绍兴水乡,回到了那个被仪式感与暖意包裹的春节。

原来,有些记忆,从未真正褪色。那些藏在年味里的温柔与欢喜,那些被时光妥帖珍藏的细碎瞬间,早已融入血脉,成为心底最柔软的牵挂,无论岁月走多远,想起时,依旧温暖如初。

背包客

■金海煊

## 到径山吃茶去

“吃茶去”,是禅门里的一桩公案。说的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第四代传人、禅门巨匠从谿禅师,每逢有僧来参学,不论新到抑或旧住,总是一概地招呼一声:“吃茶去。”我去径山,心里执着的,也正是这一句。

径山禅寺笼在温和的暖阳里,时光越千年,寺院的朴素和庄严仿佛如昨。当年,法钦、无准师范、陆羽、苏轼、吴昌硕,甚至当时东边扶桑国的俊弼、圆尔辨圆、南浦绍明……都曾来到这山,进入这寺,与这茶结下了不解之缘,径山禅茶开枝散叶,在岁月的沉淀中历久弥新。茶香与香火一同在这座深山古刹缭绕千年。南宋时,径山寺被钦定为江南“五山十刹”之首,那由禅门仪轨演化而来的“径山茶宴”,更是东传扶桑,成了日本茶道的源头活水。那煎点的已不只是一碗茶汤,而是一种规矩,一份心境。从备器、炙茶、罗茶、候汤到点注、献茶、闻香、观色、品味,宋韵风雅呼之欲出。那茶汤咬盏的一绿一白,该是映照过多少求法者澄澈的眸子;那茶汤的微苦回甘,又曾点破过多少世人心头的尘障。

我收回思绪,心中沉吟:禅茶一味,这一味到底是什么

味?

院中银杏扇动满树清凉,留给斑驳的地面一抹秋光里跃动的碎金黄。春发芽,夏成荫,秋结果,冬凋零,银杏顺着四季轮转,变化着生命的节拍,不拘泥眷恋于某一刻的华美,该怎样就怎样,自然而然,仅此而已。想来吃茶也是如此,饥则吃饭去,困则睡觉去,渴则吃茶去,无需计较费思量。只需单纯尝一口茶的本味,苦便是苦,甘即是甘,驻足当下,此时此刻让妄念歇息,本心显现,便是禅,也便是茶了。

我坐进茶寮里,“吃”起径山茶来。炒青的绿茶,条索如细眉,翠润欲滴。注入沸水,茶叶在玻璃盏中上下翻飞,一群精灵缓缓舒展,春天的色泽呼之即出。好茶、好水,还得有悦茶人。如今,我也奔着一抹茶汤而来,端坐板凳,清亮的浅黄绿色汤面,丝丝白气袅袅升起,清幽的香气沁人心脾。我不再费思量什么“和敬清寂”,什么“一期一会”,只是学着那赵州古佛口中的寻常话,在心里对自己轻轻说了一句:“吃茶去。”

然后,便饮下一口。初时,舌尖确有一丝清冽的微苦,但旋即,一股甘甜便从舌根与喉头深处,悠悠地泛起,绵延开来。那香气也并不张扬,只是清清正正地蕴在口鼻之间,久久不散。

原来,这千百年的公案,万千偈颂的奥义,竟都归于这最平常、最直接的一刻。什么茶道美学,什么历史源流,若离了这当下真真切切的一念,便都成了文字戏论,与禅与茶,了无干涉。

步出山门,重回尘世,那盏茶的余温与甘味,仿佛还留在唇齿间。我终究是一个凡夫俗人,有抛不下的烦恼与执着。但径山于我,已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地理名字或文化符号。它成了我心头的一点清凉,一丝回甘。往后在尘世的纷扰中,我或许便会记起这个下午,记起那片山,那座寺,那杯茶。然后,在心里,对自己,也这般平常地对自己说上一句:“吃茶去。”



《白首不离高》诚然作

紫藤阁

■萧祖能

## 暖心的蛋炒饭

晨光悄悄漫进厨房时,日历正停在一个月尾声。想着用一碗熟悉的味道与这个月温柔道别,便从冰箱里取出隔夜米饭、两枚鸡蛋,还有半截脆生生的红萝卜。

铁锅烧热,淋上少许清油,待油温升至微烫,打散的蛋液顺着锅沿缓缓滑入,“滋啦”一声炸开,瞬间凝结成蓬松的金黄。用锅铲轻轻划散,蛋香便裹着油香漫开来,那是人间烟火最直白的召唤,勾得人鼻尖发痒、心头发软。紧接着倒入隔夜米饭,手腕微微用力,将结块的米粒耐心压散、翻炒,每一粒米都在热油中翻滚跳跃,渐渐染上蛋香,变得粒粒分明、油亮饱满,仿佛吸尽了锅灶间的暖意。

最妙的是加入红萝卜丁的瞬间,水灵灵的红丁落入热锅中,“哗啦”一声,清新的甜香便冲破油香的包裹,扑面而来。那香气带着田野的澄澈与鲜活,像是把秋日的阳光也揉进了锅里。翻炒片刻,红萝卜丁褪去生涩,边缘泛出淡淡的焦黄,清甜的滋味丝丝渗入米饭,恰好中和了蛋的油润,多了几分清爽回甘。盛饭时,总不忘从坛子里夹几片酱生姜,浅褐色的姜片裹着浓稠的酱汁,泛着琥珀般的光泽,光是看着就让人胃口大开,满心都是踏实的期待——这是刻在记忆里的搭配,少了它,便像少了几分人间暖意的注脚。

一勺炒饭入口,米粒的软糯、鸡蛋的焦香、萝卜的脆甜在舌尖层层交织,再配上一口酱生姜,先是微甜,而后温热的辛辣顺着喉咙缓缓蔓延,暖意从胃里一点点扩散到全身,清晨的慵懒与微凉瞬间消散。

有人问,早餐是一天的序章。用心对待一顿早餐,便是用心开启一天的生活。这碗蛋炒饭没有山珍海味的奢华,却有着熨帖肠胃的妥帖;没有复杂的工序,却藏着日复一日的坚持与温情。就像我们走过的路,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那些藏在烟火里的细碎关怀,那些日复一日的坚守与陪伴,恰恰是人间最珍贵的底色,是支撑我们走过风雨的温暖力量。

吃完最后一口,碗底空空,嘴角却还留着蛋香与姜的余温,心里满是踏实与暖意。原来人间的美好不在远方的喧嚣里,而在这一勺蛋炒饭的烟火气中——好好吃饭,是对自己的善待;认真生活,是对岁月的回应。这朴素的暖意,便在清晨的香气里,悄悄漫进了心底,漫进了往后的每一个寻常日子,也漫进了人间烟火里的岁岁年年。

职场事

■戴琴雅

## 亲历花样晨会

公司每天有晨会,素来很“严肃”,在我刚入职那会儿,晨会者是高不可攀的,能够在上面说上话的不是公司老总就是业务牛人,我等小辈,除了洗耳恭听之外,插不上半句。

在公司待久了,随着职务升迁,居然也轮到自己在晨会上讲话了,这下头大了,因为我是理工出身,善于聆听却不擅长表达,于是,每天的晨会,全然没有了过去向往中的神圣和尊崇,相反,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还得苦思冥想明天要传递给同事的内容,是生产任务,是思想教育,还是行为规范?要讲的事情实在太多,而能讲清的东西又实在太少。

后来,请教了我的上级,经过半年多磨炼,才开始慢慢步入轨道,如今细品,当年能够在晨会上锻炼自己,还是很值得的。首先,思维必须超前,只有想到别人的前面去,工作才能未雨绸缪,其次,要懂业务,自己都讲不清的事情何以服众,再者,要体现权威,规章制度要门儿清,能适时引用,不能东拉西扯。

所以,第二天晨会上要讲的内容我都会在头天策划好,如何处理反对声,如何排除障碍点,在开口之前都必须想得滴水不漏,不然,失了个人面子不要紧,丢了组织分寸,事情就大了。

战战兢兢过了一年多,慢慢胆子就大了,人也跟着皮了,到后来,处理晨会居然都感觉不到压力了,往往,在清晨洗脸刷牙时,顺嘴将当天要布置的点点面面过一遍,站到台上张嘴就来,再也不用打腹稿了。

后来,因为工作调动,我到了总公司,业务也退居到了二线,这样,我就不必再为晨会操心了。

总公司的晨会开得五彩缤纷,我只要带上耳朵就OK了,天塌下来有地顶着,只是,和当年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了,当初听晨会,我带的是一种膜拜的心情,如今再听晨会,倒更像是赴一场观摩赛,尤其是总公司业务虚化,很多在晨会上训话的人本身并不接触实务,讲的又多是经济形势、国际贸易等等看不见摸不着的行话,所以,听的人,真正用心的不多,大多是旁观的神情。

更好玩的,是晨会经常会出状态,有时,厨房阿姨的狗狗窜进来了,坐在我们对面一本正经地听,弄得讲的人啼笑皆非;有时,是某位快递员闯进来了,在门口呆望着一群西装革履的家伙在听一个人大讲伊拉克战争。

前天,晨会刚开始,人群中突然一阵骚动,随着几个年轻女同事娇滴滴的喊声,只见一只黑白相间的花猫刺溜一下从上而下,顺着大厅的圆柱子跟攀岩一样跃下,转眼不见了踪影,彼时,台上的人正在大讲一则网络视频,说到温州一位开快车的父亲如何眼疾手快将已经从副驾驶座上滚到马路上的宝宝抱起,随着他逼真的演讲加上黑白花猫的无缝配合,人群中爆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乃至掌声……

哈哈,我在想,如果能将业务部门的晨会和总公司的晨会统一处理,让大家在严肃中加些趣味,在趣味中加些实质,那,以后的晨会是不是会更加好玩呢!

五味子

■张田泽阳

## 暖冬忽到院士岛

在湘湖院士岛最西面,有一片安静的芦苇荡,在温暖的冬日,像白色的云朵,偶尔飘落到了人间。

院士岛是湘湖边新晋的网红打卡点,让我想起了前不久去过的宁波院士公园。宁波院士公园沿着一两条河的两边而建,内有86尊与真人等高的宁波籍两院院士铜像,或凝重或洒脱,定格了时代巨匠的不同风采。阳光拂过铜像,折射出眼眸里的光芒,让人敬仰。湘湖院士岛则是四面环湖,视野更为开阔,坐落于山水之间显得更有灵性的光芒。岛上有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湘湖师范学校旧址,这所学校如同精神家园,传播了萧山乡村教育的光,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教育界人才。

我和萧山中学的几位同学,在这里相约了亲子露营。此时,一辆露营车,一张蛋卷桌,一些自备的水果,再加几把月亮椅,几辆儿童自行车,就是我们的户外轻露营全套装备。小朋友们骑着自行车,互相追来赶去,一个说“我是第一名”,另一个声音盖了上来“我也是第一名”。

我们无奈地笑了笑,触景生情聊起了子女教育这个年轻家庭间的寻常话题。曹同学毕业于北大,他感叹说:“现在内卷厉害,北大家长的娃再进北大的概率很小,不如让小朋友们快快乐乐长大。”我认同地说:“别说北大,我们的孩子要考进萧山中学的难度也很大。我现在不求他有灵光的大脑,只愿他可以像小狮子一样在阳光下迅猛地奔跑,沾点院士岛的灵气。”

诚然,社会内卷是大环境,像四季循环、岁月演进,终有一天在你不知不觉之中忽然降温、到达冬天。穿过悠长的岁月,在人生的终点回望,我们90后这一代也许会如同流星般划过。

而湘湖边的院士岛,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世外桃源般的精神家园,这里仿佛预留了一条通往云朵之上的跑道,让我们在这柴米油盐的平凡生活间隙,仍能低头看见成片安静的芦苇荡,抬头进而看见更为广阔的天地,在那天地间,正好有一方暖阳。

暖冬忽到院士岛,湖面上寒鸭点点,芦苇荡借着风轻轻向下拍打湖水,我仿佛听到了谁在低语:“来这里吧,来成为你自己的暖冬阳光吧。”